

人世间的诗人

马 一

—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写下如此豁达、自信的慰人语的诗人高适，可能是唐朝大诗人中在当代最缺乏知己的一个了。在今天的大多数读者的印象里，他除了是这句著名赠言的作者，还写有一首和魏文帝曹丕的名作同题、也同样很有名的《燕歌行》，作为盛唐边塞诗的代表，才华好像不及写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和“四面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的岑嘉州。

唐朝诗人中卓然大家，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不下几十位，似乎谁都比他更容易成为当代读者的情之所钟。双子座李白和杜甫不消多说了，空灵幽寂、充满禅意的诗佛王维是我读高中时喜爱程度不下于李白的超级偶像，白居易的《长恨歌》当年在我的隔壁宿舍被一位才子深夜里躺在铺板上讲给大家听，一大群莽撞男生直听得“苍然五情热”，《琵琶行》更是令人每读一遍都必洒几滴清泪；昂扬豪爽的刘禹锡的那首明快的民歌体小诗《白鹳儿》近来真是令我喜欢得不得了；晚唐情种李义山的“相见时难别亦难”至今还作为歌词在卡拉OK厅里被人点唱……纵然这些大才子都且不提，便是来自初唐的狂客贺知章也凭收入小学课本的咏柳诗早早被人们记下了，一辈子“钩章集句，招擢胃肾”的“酸寒孟夫子”凭一首几乎跟自己所有作品都风格迥异的平易小诗《游子吟》在今天仍能感动中国；甚至连五言长城刘长卿、气格狭窄的大历才子们袁飒、萧瑟的寂寞情怀似乎也更能令人低回……

相对其他重要诗人，他笔下的形象都太过荒莽了。“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惊飙荡

万木，秋气屯高原。燕赵何苍茫，鸿雁来翩翩。”《别董大》落笔以来就被当作壮行的格言记住了，可如果单看前两句，“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又岂是今人所喜爱的意象类型？而这样的风景在他的集中俯拾皆是！“超级女生”们莺歌燕舞，“世界杯”开战，万众为当年的浪荡子高俅赖以起家的足球游戏沉醉狂欢的今天，几人能在意这份来自千余年之前飘零边塞、混迹渔樵的落拓文士的高古和苍凉呢？

相对于王维及其周围的京城诗人们，相对于老朋友杜甫，甚至和初唐宫廷那些五七言律诗的探索者相比，他的诗在形式上是守旧的。他经常采用的诗体是七言古体、长篇咏怀式的五古，甚至还有《蓟门五首》《宋中十首》等与标举复古的陈子昂遥相呼应的五言六句的短篇古风，有意无意中，他冷落了在当代读者眼里唐诗中最精致、最有代表性的两种诗体——律诗和绝句。然而他的质朴、严谨的古体又缺少李白、岑参那种“天宝年间的宏衍夸诞风格”，也许正是这样的特点或曰缺陷，使他的作品一离开盛唐的环境，便不足以形成穿透时空的美学感染力！

自古“王孟高岑”并称，高适作为唐诗版图上雄镇一方的大家的地位今人无意质疑，我只是担心，远离了古代，特别是远离了诗人生活创作的盛唐，高适质朴的“胸臆语”中间，为唐人所推许的那种雄浑、道上的称作“气骨”的东西，还能否为今人所感知和共鸣？

二

有的人，生来要做一番事业，不管他一时看起来多么混同于一般，不管遭遇多少挫折，这种信念将支配他所有的重要选择，注定了他的一生

必将与众不同。渴望“平交王侯，立抵卿相”的李白如此，发愿“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如此，“永顾拯乌莩，孰云干鼎镬”的高适也是如此。然而最后，李杜两位文学的天才，成就了古典诗歌史上并峙的双峰，而在诗歌之外实现了他们共同的建功立业的梦想的，从初唐到盛唐，只有高适一人。

高适出身蓼县高氏那样历史上有名的望族，家道的中落使他没能借祖上的光直接得到优越的生活和官位，但前辈的光荣和家庭的文化濡染，至少给了他一颗永远不甘寂寞、急于用世的雄心。这就够了，他早年客居梁宋，混迹渔樵，但他从来没有让自己甘心作渔樵。

不同于李白的一半是兼济天下的儒者，一半是逍遥自在的谪仙，高适对功业不知疲倦的孜孜以求近乎天真。然而，这位《旧唐书》上说的“诗人之达者”，实际上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位“兔苑为农”“雁池垂钓”的布衣。三十岁前后曾北上燕赵，东出卢龙，寻求立功边塞的机会而未果，他的到来只是为河北的唐诗版图增添了一些优秀的诗篇。天宝三年，“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后人津津乐道的那次李白与杜甫的伟大会面，高适侧身期间，三人“过汴州，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直到天宝八年夏天，已经五十多岁的高适带着由朋友颜真卿长诗做序的诗集，经宋州刺史张九皋推荐，“赫赫三伏时，十日到咸秦。”然而，由于擅权的右相李林甫“薄于文雅，唯以举子待之”，只得了个汴州封丘县尉。

从来不甘平庸，又从来没做过官的落拓文人高适刚刚得到这个据说和今天的县公安局长、武装部长有些类似的县尉之职时，尽管有些失望，但毕竟平生第一次吃上公家饭，“此时亦得辞渔樵，青袍裹身荷圣朝，”心情毕竟还是不错的。然而不久就发现做官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玩。从给朋友们的诗里，从送本县当兵的青年再到河北边塞的诗里，都流露出“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去意。到那首著名的《封丘作》，高适再也不想继续这种“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窝囊日子了——我一个草泽之中疏狂放歌的散淡

渔樵，岂是做这风尘小吏的材料！回到家说起这满腔的郁闷，老婆孩子却都笑我迂痴，连他们都看得清世道本来如此。罢，罢，罢！“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不如归去，学陶潜那样归去来兮，归去清静！

三年的封丘任，日子过得还不如布衣时开心，天宝十一年，高适主动弃官，经长安赴西北，在陇右节度使，兼河西节度哥舒翰幕府得到了一个文职，这是他的第三次出塞，在那里，他得到了名将哥舒翰的赏识和信任。

天宝十四年，历史长河走到了转弯处，骊宫的霓裳羽衣曲被动地而来的渔阳鼙鼓惊破，大唐的厄运到来了，雄心勃勃的盛唐才子们不可避免地裹入历史漩涡，开始了各自不同的身世沉浮。不同的命运走向与各人对政治形势的观察、剖析、应付的能力有关，也受着冥冥中不可抗拒的天命的支使，与高适天宝三年同游梁宋的两位高朋，杜甫曾陷贼中，后饱经颠沛流离，生计艰难，李白则误从永王李璘，获罪长流夜郎。此外，诗佛王维陷于叛军被迫接受伪职，七绝圣手王昌龄被小人杀害。只有高适，在沧海横流中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机遇……

十二月叛军陷东都洛阳，岑参的著名边塞诗里歌颂过的大将封常清、高仙芝均因兵败被诛，在京养兵的歌舒翰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副元帅。高适到长安，佐他的老首长哥舒翰扼守京都门户潼关。失利后，他上书建议倾国库招募勇士打长安防御战，“闻者壮之。”这时已不愿冒险的玄宗皇帝选择了南逃，高适从骆谷西驰，赶上玄宗，面陈潼关败亡之势。唐肃宗即位灵武之后，他的弟弟镇守江东的永王谋反，肃宗听说此前在父亲为阻叛军，使诸位分镇天下时，高适曾切谏不可，乃召他商议。高适分析江东利害，认为永王必败，随即被任命为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与淮西、江东节度使会师共讨永王。李白在诗中赞颂他：“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此后，高适在四川做过地方大员，和卜居成都草堂的杜甫多有交往酬答；入朝后为刑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在朝中“负气敢言，权幸惮之。”

三

李白近仙，杜甫近圣，王维近佛，高适的诗才比他们都要小一些，所思所想都最像一个凡人。然而，近来我也常常想，其实像高适那样，年轻时适逢上下五千年中最富强的开元盛世，虽然落魄，却有一帮穷朋友，作诗酬答，写下几卷传世的诗文；时来运转又赶上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天宝之乱，能在天子面前指点江山，直陈政事，并作为一方要员，统率军队参与安邦定国，或许才是更令世上的大多数男人向往的近乎完美的人生。而这位“诗人之达者”留下的那些质朴雄浑的诗篇，也在我的一遍遍吟诵中渐渐读出了“感慨”。

高适以边塞诗名于后世，但其实边塞诗在他的诗集里只是一少部分，这也难怪，边塞在这位“一窥戎旅，说尽塞垣”的诗人心里是意义非凡的，直到后来忙于军务政务，写作的热情和诗作的质量减退，每当提到边塞，他的笔下会一下子抖擞，顿生一派风云之气。

然而，我最喜欢的却还是困守梁宋时期那个普普通通、时刻渴望有所成就的落拓读书人高适——

一直非常自信会有所作为，一次次求索壮志未畴。时光荏苒，白日空长，“暮天摇落伤怀抱，倚剑悲歌对秋草”仿佛只是昨日情景，眼下又见淅淅急雪撒向平原，鸟雀纷纷投至屋檐之下。不久，墙头的蒿草在骀荡的春光里又开始长高，柳条由鹅黄转成深绿，这变化惊得人心里咚咚直响啊，诗人还在荒村穷巷里寂寞读书，寂寞饮酒。状态好的时候只觉“兴来无不惬，才大亦何伤。”低落时不免长叹一声——咳！或许这一生也就这样了，是穷是达，随他怎么着吧！

幸好还有斗酒自劳。他整天在读书写诗，可他并不是皓首穷经的文士，而是“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的高阳酒徒。酒，是看透世态凉薄后最忠诚的旅伴，“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酒是知交离散时解忧的灵药，“饮酒莫辞醉，醉多适不愁”，可是偏偏送别好友韦五时竟“徒然酌酒杯，不觉散人愁”，莫非这离愁太浓

了？那宋中别周、梁、李三子时又“如何一樽酒”，竟会“翻作满堂悲”呢？然而真正时乖命蹇时，竟连酒都没有，送别董大那天“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酬颜少府》的那个秋天，“行子迎霜未授衣，主人得钱始沽酒”，岂止无酒，天气转冷连衣服都加不起了！

幸好还有一班穷朋友，高适诗该在一半以上吧，是写给朋友们的，而十年显达之前，他的这些朋友都是沉沦下僚的文人或者小吏。和邺西林虑山杨山人的交往，辛勤待客，烹鸡举醪，天明解携，默然伤别，使人不由想起丰子恺和郑振铎的《湖畔夜饮》，又穷又雅的古人在乡村诗友往来的生活，多么令人羡慕而神往！和崔二一起喝酒，“缅怀当途者，济济居声位……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我没有什么才能，没有出路也就活该了，问一声怀纵横之才的好兄弟，为何也同我一样憔悴呢？巨鹿县李少府虽然也是小官，他却活得那么潇洒，“骏马常借人，黄金每留客”，跟他在一起真是神仙般壮观快活；而听着曾经纵马月窟，剑指楼兰的狄司马在应当行功受赏时“翻为权势干”的遭遇，怎不为之抚膺太息！

喜欢高适，因为这个渤海蓟人的诗中有燕赵慷慨之音，有左思、张协的高古风神、雄杰意态；

喜欢高适，因为高适“似最得力于鲍照”（胡适语），他不太会像鲍照《拟行路难》那样酣畅淋漓、激越奔放地表达感情，但他们对下层社会的感受和怀才不遇的不平之鸣竟是如此相似！

喜欢钟情古体诗的诗人，尤其喜欢高适在梁园写下的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如同姊妹篇一般的《宋中十首》其一，而今，每逢“寂寞向秋草”，我们依然感受得到那千里而来的苍茫悲风；

喜欢高适有着和杜甫相似的严谨、理性，却常写李白、岑参、李颀这些浪漫夸张的诗人惯用的七古，因而“粗犷的风格不失于野，骈语之中能出以顿宕”（刘开扬语）。

喜欢高适，因为喜欢盛唐……

唐驼宋马鉴

刘森林

一首《木兰诗》，千古传诵。然其“千里足”句，在唐为驼，在宋为马，迄今千载，鲜有贴切之论；当今学界，亦各执词。于是非之间尤难相问。我本农夫，年届天命，有二十年不闻书墨，无奈膝下儿女在校所学，皆以“千里马”为是，与当年叶圣陶所校订中学《文学》课本之“明驼”相比，其意境艺味相去云泥。是故不揣疏拙，生擘硬辟，数年来，个中意味或可言中一二。

《木兰诗》原创自一千五百年前之北魏，以民歌形式，广为流传，更为文人多番修改，后收入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其曲乐属鼓角横吹曲。笔者浅陋，于歌赋乐理一窍不通，单就其做为杂言诗意义上的成就而言，其刚健古朴之风格，传奇浪漫之色彩，义高千古的思想境界，历久弥新的艺术感染力，足可雄视千古诗坛，令

后世名家难望项背。

“唧唧复唧唧”，一声声叹息，似不近愁苦，却分明无奈。战争加给平民百姓的，其实要更多更多。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平平地问来，淡淡地道去，即非情愁，更非闺怨。兵役给有丁无壮家庭带来的压力，只在淡淡的无奈中便交代了过去。“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于平平转述中忽见奇突，闺中少女，英毅之情，赫然可见。

这里绝不仅是孝义之情，抑或报国意气。一个女孩，平等担负生活，毅然应对战争，无多悲情怨恨，不事豪言壮语，只此坚强勇敢，一个照面，便省却了后来文来描摹白刃纷纷之惨烈，血溅征袍的奋勇。

“黄河边”、“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

四

大历五年正月廿一，杜甫在湖南客寓中打开他的书籍，整理旧日书信诗文，无意中看到当年在成都时，高适在蜀州写来的《人日寄杜二拾遗》，不由“泪洒行间”，写诗追酬已经去世的好友：“叹我凄凄求友篇，感君郁郁匡时略……潇湘水国傍鼉鼙，郢杜秋天失雕鹗。”当年秋天，小这头“雕鹗”十来岁、相交甚笃的诗圣也在穷困潦倒的旅途溘然长逝了。

悠悠千载后，天下识得高达夫的人越来越少了。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这样写到他：“他不谈苦空，不使酒骂座，不故为隐遁自放之言，不说什么上天入地，不落边际的话。他是一位‘人世间’的诗人。”

从学生时代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抽出那本借阅记录为零的《高适诗选》，到现在认真研读、赏玩《全唐诗》中的四卷高适诗、《高适诗集编年笺注》，我渐渐尝到结识一位古人的乐处。那不是熟读《千家诗》或《唐诗三百首》之类多家诗人的合选本所能带来的，尽管前人编选的都是最闪光的珠玑。但珠玑只是珠玑，只有诗人的全集或选集才是用银线串起的项链。

于是，在崇尚热闹和噱头的当代，这位来自浪漫的盛唐的“人世间的诗人”，在他遥远的前路，又多了一个浅陋而又深情的知己，常常感动和陶醉于他的诗歌，感动和陶醉于他诗歌中那千古的寂寞与不灭的豪情……